

永樂大典

卷二萬一千九百

八十三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八三

上缺三頁

先聖殿祿昔加崇采室回廊靡不更理漆之牆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
 金鄉侯以下畫圖于殿壁充公節節一贊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
 後於禮焉未協。通遵委式分繪于左右。以今年五月吉成。欽遇皇帝御
 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惠學校。以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
 使者之職也。豈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乎。為是
 敢有請其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
 其道者。蓋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系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
 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矣。也。尊德雖下邑居。若是其近世。若是
 其未遠。而孫君大嘗。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唯聖朝
 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為政。知本。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
 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志。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
 來溪上曰。吾邑空乏。其學於今。今尹初來。每攬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
 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石法從強起鎮吾閩。問諸邑之魚煎寬
 其征而去其害。之持心符而玩呼於吏舍者。痛絕之。於是為邑長者稍
 得安意以惠。夫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黎民之病隨事而樂
 之。空道之。其別吏之處。一念慷慨而州應之。歲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四

之聚。以飽以逸。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疏樂人籍入之
 田。獲其使秋稼之計。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為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
 則以俸錢之。叩喜而俞。今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輕使。正殿論堂。戟
 門經閣。若厨若庫。皆撤擻元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
 室間之後。闢為堂。充伉好。鄰之役地必復。雖強禦不憚。工費大半出縣家。
 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今天邑之難。
 曰難矣。曰錢矣。格令所限。龜龜而求。視簿書如仇。計空刻求。脫甘其身之
 寂寞。苟求無愧於萌黎之人也。庶幾流俗千百。而况慷慨切切於困窘
 愁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此其益積必有所自。未者前條。則
 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噫。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
 吾邑之書。係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後。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
 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賢。以俾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
 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道其歲月。是役也。始某月。迄某日也。
 福州連江縣新學記。長樂居海南。振視中州。為支郡。連江又居鄰之
 隅。余之先。寔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于學。頓首。序序

陋。在水之涓。歲以大浸。土穿木支。鳥鼠不可游。既降。越而出。懼將廢。鳥。因噴然曰。人之於窮。違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世王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乎。則謂廢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繼承鮮熙。至于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禁。俎豆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為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况於遐方遠服乎。茲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若。如雕朽。能起民瘼。屏吏姦。已足稱良。奚暇議此哉。是可嘆也。紹興戊午。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非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可。不溺於近事之叢。勝者剔抉之弊。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聞舊學之廢。將改作焉。俄卜于。東南夷壇之地。背長汀而南。雲居。前紫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識。可基焉。又叩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沁。林鏞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吉于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未求為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崇。重門修廊。魏殿中峙。駕說有堂。繕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牆。蔭以嘉樹。開壯之規。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庸。

水樂大典卷萬九百八十三

五

陋。詎知今日之壯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至見於事業。發為文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之以垂訓於後世。而推此而已。去古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專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玩歲愒日。盡心於彫篆筆悅之習。以為十祿記。幸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絕學可矣。豈不大感歎。今邑之士。將息於費字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躡賢科。登臚士。見於有行。以聖賢為師。而不為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噫。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興廢治亂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地。平。迨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連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為之記。而書之。趙。春。遂萊館。集永福縣修學記。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脩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十餘人。搢于請記。寓居太博廬。君錢助其請者。屢。遂進陳主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脩學之意乎。曰。將以教也。子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聽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為不以其道得。然
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富
於貧賤也。厥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為君子也。故繼
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
歎。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
害。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懼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
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
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
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善滂清。我廉而潛扶漢鼎。異
時項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撫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
都之儒。拒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運乏資識者
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珍劉。其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
名節。以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幼秦檜。羅
相去。捨再相。黃富嘗漢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善之風。吳公元美。多情世

嫉邪之作。仇家織以楯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
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
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善滂自期。其於
道猶未也。士而不以善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
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誇誇蹇蹇者不磨。
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
然。故書以授之。伴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陳熙堂集郡武軍光
澤縣學記。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專脩文德。中外晏然。人用
體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
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為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
下。願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註子
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為急務。竭力
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吳君。津遠寓茲邑。以
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願有紀焉。余為光澤得邑。介於江
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蓄財居貨之地。他日
為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際。設茶鄉校。祇上之德先

之。訖事而民不以為病。是可嘉也。故為叙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為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為信。充之而為美。擴之而為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為不足為。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善惡表。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無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當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為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為舜也。使學者愛不知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為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幸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材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先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荆。而新田之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

王君為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又築弗葺。學徒雖衆。而歲修游息之所。嘗苦隘陋。以故圖冠方履之士。動以千數。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憫焉。於是為勿而新之。峻其欄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權為盛世之用。此亦為人上者。僅悌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為。標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為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識。則又善矣。王君名事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為人。為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劉將孫養吾集。建寧縣重修學記。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之也。蓋為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序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為郡國。崇文藝為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半邑。謂不必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管。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去衝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與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勸相交。自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八三

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趨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漲不得渡。愷望拜遷。宋南渡。郡令繼道始遷之南門。澗水前橫。鳳岡後踞。為邑勝處。暨嘉定己巳。錢令衛迥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前七十三年。為至元年。已燬於鄰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偬中。念郡校若此。無以見先聖。迺捐家貲。度巨材。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遠。就朔望班荆。備立存綿。曩誦師說。過者僥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辰。卷未為尹。慨然肆習之無所。宜其曰。學會歲入幾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似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薄奉俸。拓實量其役。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蒸事濟南。潘公昂實。大書明倫堂。揭為堂。五十楹。縱橫十丈。扶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湑整具。其餘力以重履殿。瓦如式。及於門垣。墻周廡。嘉樹時植。一日森然。臨川鄒君某。來為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彭陽馮瑄。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之紀也。余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嘉鄒君盛年初筮。言不沒其前功。而百年二今。南北二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八

之次第。工載書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焉以為名。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為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修身。孰非己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傳周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魚石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為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為程之道。願乃自菲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道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限賜皆附庸也。思昔轍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今也美之宮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獎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脩。升堂扶策。名焉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通陸賈。抱遺經。勇諸生。轉側兵間。移說馬上。事難力倍。然千載君子之議。猶有遺責。瞻言渠木。回首荒墟。歲月幾何。翰矣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固賢大夫。弦歌之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先於兵革之餘。安居優游。詠歌聖人之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建成。該將任。燕人錢侯字龜卿。余據臺者。長建安總幕。有能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成績可考。

今教諭鄒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謝權。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王孟講集郡武軍建寧縣學記。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余讀書至此。未嘗不輟而嘆也。曰。嗟乎。先王之法。何其詳且至也。蓋天子之教。其鄉六。其闕。容黨百有五十。其遂六。其闕容都亦然。由記者之言。則是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其鄉遂各三。則學與庠序。蓋亦半之。矧門側之塾。猶未與其數乎。夫其建也。多則容者廣。近則趨者易。小大有序。則廣者宜。以廣容易。趨宜廣之勢。而又有渾深博正之業。以充其肆。有和樂。愷悌博讓之禮。以嚴其講。有闢焉。冠艾之師。以成其智。而詔其未諭。有明察確善之法。以進其賢。而袖其不肖。其詳且至如此。則人材安得不成。而天下之事。安得不熙哉。今也。自京師至於郡縣。徒各存其一學。而縣猶有拘於法而未嘗立者。藉令任其事者。嘗使一學之興。則所肄之業。所講之禮。與夫師法。已非其正。矧其興者。十徒一二而已。非重可歎也歟。昔魯不告朔。而子貢欲去其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誠以謂羊者。所以告朔也。以一羊屑屑為可去。則告朔之禮。將侵尋而不存矣。廣是意也。則學者亦所以崇教也。以一學之區區為可廢。則崇教之意。亦將依違而不立矣。然則吏有任令之事。而猶能惓惓於斯者。豈非有志於崇教。而賢於世之吏者邪。若南城李君山甫。興建寧之學是也。建寧舊有孔子廟。天聖中。今危佑增屋於其旁。以為學。迄今三十年。而李君至。又為徙於縣南之江上。而以其高曠易址之庠。隘以其堅完易屋之傾。撓以其鮮聖易像之昏。利而延縣之士。使肄業於其中。建寧閩縣也。今之縣。蓋古者諸侯之國。古以一國之地為學。百六十有餘。而常興以盛。今以一國之地。徒存其一學。而廢且壞者相望也。迺其所以豈獨今之法度皆不具哉。亦錄任其事者。牽於時之習。而因循偷惰。無奮然崇教之意爾。用是以觀。則以李君為賢於世之吏者。非邪。嘉祐六年九月晦日記。素潔齋。建寧府重修學記。嘉泰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

水滸大舟卷為千九百八十三

九

一心。至貴至靈。越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為二者。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乘雲之誌。若揭日月。而

人心其有不存者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頽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德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厲俗。此學校之脩。所以亦不可緩也。建為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薛林之傑。作牧于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涖其役。使於官者。日與之厲。驚於官者。隨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廡。至于諸生所居。傾款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元斷絕者。撤而新之。既。燒十二齋。又為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脩其器。又為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繕閱也。菜園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粗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糜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於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習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為於躬行。以古。此儒為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慈。忠。孝。聖。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倦倦之心。膺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強

弗友。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卒然交鬪。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染遷革。延及齊民。厥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禁暴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觀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宮。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高躅。然則今日學校之脩。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為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於先務。卓乎為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吳興人。誰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甫。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建安志。王遂撰。重建府學記。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豈惟地大物繁。舉舉畢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後。然而學不能以家習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不能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澤。既久而一日之功。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創始。時則致堂胡公。為之記。實慶更新。時則西山真公。為之記。游胡並祀。則南軒張公。梅庵朱公。咸記之。當是時。游胡祖述。周程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湊雲集。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

孔顏曾孟之後千七百年。廢壞而不明。弊陋而無統者。如日月開塞。星斗照耀。無復難知難行之慮矣。然而國家之戒。令方新。學術之源流易遠。其有不溺於時王之制者鮮矣。是以民安於性之微。而不肯從事於隆明親友之勝。士忘其習之偏。而未必真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知識高廣。則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平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經學古之益。其玩意燈窗者。懷書挾字。以志科舉之有。而脫迹場屋者。計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為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以駢儷詩歌為一技。而謀用其心。又其甚也。窺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皆知惡賢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修道之教無與於生民故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履食有差。所為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燬。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庫。不稱未學。太守姚公瑤即以為堂。他未皇及。王公伯大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為己責。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大猷代為漕。與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京邑制也。為圖以授博士趙君陞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

水樂大典卷三萬九千八百三

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為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以次而舉。大帥徐公潛。史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昂。英趙公綸。蔡公喬。太守王公整。聞之。捐金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齋東列。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致知格物。誠意修身。正心為名。而扁之中。則為堂。榜曰明倫。後植閣。以煥雪章之美。下為先賢之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達宿儒。莫不成在。又北為藏書之樓。前設重門。脩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圖。無以異。合於頤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雘之功。環佩井然。無所益乎弦歌之感。他日陞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井理乎。願一言以為之教。遂避席不坐。遂遲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郡刺吏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趙君之掃地更新。亦甚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是也。新非宮牆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欲就。平實則約。已靠裏不為。高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善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顏孟相授之密指。而周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與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驚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八三

自此而不容己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為教。抑未矣。陸夫曰。此則陸夫願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淳祐三年六月朔旦記。王遂又撰重修建陽縣學記。古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習樂。讀法飲酒。獻囚獻賦。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為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捨此不足以為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禁之。而禁士之學。孔孟而談六經者。卒使千七百年之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習聞聖賢之教。有不待幡然而興起。更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襲其流。而未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比屋之盛。而建陽今齊魯也。去聖賢之居若此其近。則傳聖賢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興而無仆。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之。至於踐其課。獻講讀之廬。以為鍾魚荒隕之地。不點邑令。不斥道其門人。不止士至於耻以其學自名。大書廬居之禍。未有酷於此者也。不塞不張。不裂不全。以聖賢之鄉。而禁錮有善於他郡縣者。是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特加臨饗。表章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燦奏請寺復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十二

為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為之。規摹一新。而方右史大琮尤極其意。趙君與迥為令也。敵高明而築沮如。開隘陋而固藩牆。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斥於縣之費。禮殿中嚴重。廊外設復瀛洛關閩之祠。為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補之。為五於右。以章其化之所由盛。朱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文清。朱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君九言。尹所共學。老猶不與時共好者也。劉魏二聘。君室在西序。益以蔡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魏君拱之。其遊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與之議。所由起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同室。宣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之區。崇樓屹立。以嚴建矣。御筆之藏。虛亭靜處。以本周氏為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書籍之所亦三。建國多士。建陽之未遊者亦眾。左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冠。今猶昔也。會諸生而課試之。董其役者主簿謝德堂。其亦庶乎不廢其舊矣。一日與迥以圖校。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子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啓。得因其成。而記其顛末。今建陽之官。熊君堯記之。文公自為之記。陳君孔碩。真君德秀。又記之。豈碑巨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

屢與實關道之顯晦。願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初辭不可。又念已為二建
 犯不建。其又何辭。則作而言曰。遂志學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既冠脫素坊
 屋。讀其書而悅焉。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之悔。不
 願諸君之悔。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五四代之事。無所曾正。幸而目
 其地。新其學。諸君試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自能
 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所拂亂乎。夫理之底。至精之所
 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強敏。必無至於遂之悔。而其
 所自得。必有甚於遂者。曰明誠其兩進。抑教義其借立。昔者文公嘗以示
 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來之繼其軌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曰為之
 書。淳祐三年。九月朔旦記。真西山集建寧府重修府學記。實慶紀元之
 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願謀開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劬躬。以治以教。期年
 民各遂于理。願唐頌官。寔非本原風化之地。錄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
 祀。子奉天子命寔米。因將為國毓材。以談奉選。如實壁玉。如護椅桐。惟厥
 攸居。其可弗訪。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大成殿
 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
 功用成。於是府學正業端角等書未伴識厥事。其於鄉邦為後進。豈不可

水樂大典卷之六十三

以先長者。請因辭而端角等書再至。踰勉逾力。既而復終辭。則謂所聞以
 告曰。諸君所為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為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
 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
 之北陋者。今吃焉以完。昔之闕藝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
 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字之本闕且廢也。
 私欲汨焉。邪說滑焉。猶其深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氣。而漫朽以弊也。一日
 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吝泯。又如北陋者之可以復完。闕藝
 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
 而辭章華縟。持藻飾之靡滿。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亦何異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
 耳。而為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物。物即道。道已存。由粗
 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辨。而必以居
 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
 明。學者始以口耳為學。講論踐履。析為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
 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
 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邪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

賦役之冗。調度之目。在政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字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記。胡寅斐然集。建州重修學記。建州字張侯。鍊伴未以書。繪示類官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頽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滙。鍊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十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歲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為建人書之。不乎。寅曰。是別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以此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隕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于春官。秦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為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勳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未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于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于翼來作守。坤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臣浸冒城。摧擊漂散。其復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三公繼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為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興沫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

振衣負笈來游。未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既粲。是可記已。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營病後世。以為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瀟。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瞠莫置對。豈不作於事師之名。而歎夫為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况下此者。寧足道邪。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以宰制大物。施張寶文。陶動植於中和。措蒸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詠飲筆食蕭然。陋巷孜孜。堯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遠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闕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撥長短而靡忒。其舍歲之汨爾。用行之槩然。亦直寄焉爾。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効譽夫。藝末授稻。渠者不生。荏苒麻麥之實。決也。何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于大海矣。寅嘗即是以來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頰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為事業。一也。用於覓舉干

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墮身棄而佗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
先。歸蟬蛻焉。一也。劾官充職。以柱後惠文。又梧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
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義。詩之
深。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道辭小道。兀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
慮。凌高厲遠。肺顏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審其藏。雖謂後世成無
足師。而吾志以仲尼為師。何不可之有。竄既為侯。紀學之廢興。又申言此
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為言之贅也。則請鏡之。石紹興十有六年秋。八
月一日。記。元張西巖集崇安縣重修縣學記。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
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通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日感。表相尋。
廢興不常。未有終泯而無復者。蓋闡乎天地。繫乎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
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末將滅。為群不逞。撒毀殆盡。至元己卯。張君茂
未為邑令。政知後先。首建禮殿。修講堂。前以三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
祠宇。諸主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事。己秋季。宏巖遂深。表亞郡
學。後一年。某取道是邑。邑士趙若等。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橫
有楊墨。有申韓。有黃老。有群儒之專門。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樊
於傳解。自我作古。盡惑世人。死而弗悟。皆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

水樂大森臺高不香八三

十五

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於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當求於諸
儒無說之際。要先正其心。脩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為文辭。措諸事業。教人
為良師。臨民為循吏。事君為賢臣。又豈特專事虛文空言。誇多闢靡而已
今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絕利祿之念。正學者為
己之時。果能不為淫辭。放行之所汨。狹聞偏見之所溺。雖溫嶺去聖門數
十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洙泗之
上者矣。今本東魯人。蓋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棟宇之備。竹石木瓦之
費。學有能文者。自紀於碑陰。茲略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黃文獻公集松
溪縣新學記。建為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
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叔艾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偏小。而
士習為最盛。連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
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間。專輝騷不寧。山谷愚氓。相挺而起。
侵軼殊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歸焉。獨存。識者知
為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惠綏黎
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來。視象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
成而還。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八三

為已任。即命鈞考簿書。徵理歷年贖學田租在毫民黥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項以召匠市材。擇日庀事。俟躬蒞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攝尉事。業弘道。暨教諭李濬。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明倫堂。齋廡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街道。暨茨甍。燦燦粲粲。奉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安神有禮。配備在列。瓦銅為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歲修息游。各遵其所。佩衿未集。楮誦相聞。饋餼之須。亦無乏絕。俟既行舍奠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士揚。在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為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詎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為之悚然。俟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為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日。泮而畢。潰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事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眇焉末學。乘朽詩。耗復令載筆之記。何能銷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俟名說。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塵。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為政。知所本。而不謬於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十六

緩急之序。如此云。宋真德秀集政和縣修學記。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今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間有塾。族有師。亡馳驚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衛。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詭。為漢之經生。凋鍊華靡。為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其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效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今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益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圯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煥。東西為齋。四以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帙息游。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種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履厚序為然哉。鷄鳴風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敬而惜室屋漏。顯而鄉黨朝

建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如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如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怠。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橫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徐棣荃集。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某學不知體。才不達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想。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晝夜疲勞。不以為憚。然為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為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自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為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持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做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復初。此于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為善也。孰樂。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事。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至。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為然。及和交代。則知泮宮生負尚且增育。堂職陸黜。蓋亦有由。肆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怠於教事之為不善。

永樂大典卷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三

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篋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宮之生負。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和。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克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格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尤善。惟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未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已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為仁之本。為人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曠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為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聞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厲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

末派之弊前日勝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康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為講經一職合與備榜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為日習常式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則釋與經詳參看一早晚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一午後本經論集輪日自為程一晚下通鑑綱目周每日為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用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一學職與堂職陸無必關守俸宋未晦庵集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慤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而山臨流背蒼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徙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為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整始至而病馬顧以教學之初未呈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庠庖庖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為因其舊然亦緣以重欄嚴其陸楮而凡像設之

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整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

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越軼漢
唐而規規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祇承德
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
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
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
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教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特之功為
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官而變其學者之
耳目使之有所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教
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來
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感天下之凡為郡縣
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
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黃裳演山集順興學記 元豐政元之秋
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百
數無預貢者溫陵宋君遠來為順興令因恠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
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興南劍之友邑前此
有預計階者不見錄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

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感其廉陽之卑度量之微
環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嚴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堂降
觀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
闕之間誦數之學得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
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廉陽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
易材廢舊而新之宋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學成而歸焉
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為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背于
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聞者有應疑者有發由者有戶升
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
之水遠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
之道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
材而取之必使學者無志於仕有如曾皙之詠而歸漆雕問之未能信者
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喪有命動靜有理去就
有儀履萬鍾之時如草豆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
之奉所識窮乏者待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文胥之卑屠

永樂大典

卷二一九八三

敗之件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人之民間。以
 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
 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可艾胥屠販之件。僕隸寇盜之類。其
 名不實。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生不知義者不可與
 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驩山之徒。勝下之布衣。與
 連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
 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黜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無窮之欲。與之
 南面稱孤。不足以廢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
 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件之
 賤。寇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子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恠也。昔
 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伎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伎也。害
 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
 其求伎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莫以為哉。先王之世。
 兵農一民。鄉軍一管。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
 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中長。司馬。皆時鄉校之中。因為儒者。而合同為天
 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鐘鼓玉帛

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二十

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
 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
 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橫之畫。會乘之算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
 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况德
 行之學。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
 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眾。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
 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特其人之眾也。恃其道
 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
 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
 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繁刑嚴誅。以刺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此緣之
 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
 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
 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
 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予
 書。鄧耕欄先生集。沙陽重修縣學記。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
 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豈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後後。不有所俞。則必有

所懼。未嘗有須臾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為人於天。可以衆福於式。外此會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達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官。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官比。崇寧以來。蔡京為冢宰。群天下學者。納之費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正付於魚肉。鉢兩間。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食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為美觀耳。郡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斥叱所及。官吏騰落。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今古。可以亡愧於通釋之官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操養為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淒淒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其可傷哉。尚劔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為卓卓然者。合法既罷。學校亦廢。仰兩傍風。儒士掃迹。宣和七年。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二十一

建安郭侯侍。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如是耶。合法可罷。學校不可置。置而弗顧。非為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至者有殿。齋官祭器。無不備具。棟宇凌空。朱碧相照。文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秋。秋。聞。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始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使者之督而為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為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郭侯之志。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狂去。謫自左掖。冷居里閭。蓋將束書負琴。日造庠序。以洗前日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官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推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踰閩于時。牛刀割鷄。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為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志誠。則有確乎其不可易者。願豈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郭侯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減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三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八四